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二十三回 開封群雄領相諭 徐州大眾去投文

且說蔣爺問邢如龍、邢如虎，早看出那番意思來了。蔣爺說：「你們二位不必著急，咱們大家認真探訪就是了。」眾人點頭答應。蔣爺告訴韓節、杜順，那一廳二州四縣差人到來時節，你們就告訴明白他們一個月限期，大家認真探訪。說畢，蔣爺拉著展南俠，到展爺屋中。各人單有各人的屋子，邢家弟兄在東跨院住，王、馬、張、趙住東屋，馮淵住耳房。蔣、展一走，大家散去。

到了展爺屋中，蔣爺說：「展賢弟，你看出點意思沒有？」展爺說：「沒看出來，四哥你看出點緣故沒有？」蔣爺說：「看出來了，就是邢家弟兄。」展爺說：「可別血口噴人哪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到後頭聽聽，他們背後什麼言語，你在這裡等著，聽我的回信。」蔣爺就到了東院。邢家弟兄住的屋子，是個大後窗門。蔣爺就在後窗戶那裡，側耳一聽。邢如龍說：「蔣老爺問你時節，你怎麼變顏變色的？我只怕你說出來。」邢如虎說：「依我的主意，不如說出來好哇。」邢如龍說：「胡說！你不想想，他是咱們的什麼人？咱們若說出來，把咱們釘鎖收監，還不定把咱們剛了呢？」邢如虎說：「他是要咱們的命呢。小五義要在城裡頭，拿他還算什麼！要是那時候將他拿住，相爺升堂一審，他看見咱們在兩旁站著，他一恨，還不拉扯咱們哪？」邢如龍說：「審他的時節，咱們不會躲躲，總是不說為是。」蔣爺一扭身子，來到南俠屋裡，把邢家弟兄所說之後，學了一遍。展爺吩咐家人，把邢家二位老爺請來。家人答應，去不多時，就把邢如龍、邢如虎二人請到，蔣爺說：「二位請坐。」邢如龍說：「不敢，有二位大人在此。」蔣爺說：「咱們這差使，就是一台戲。誰是大人，誰是小人？你們往上再升一步，咱們就是一樣。這私下，就是自己哥們。我請你們二位問問，你們懂得當差的規矩不懂？你們這差使，應辦什麼事情？」二人說：「不知，在大人跟前領教。」蔣爺說：「應當捕盜拿賊。大內這個賊可說是要緊案子，一個月拿不住，天子一怒，相爺要罷職。相爺就答應咱們了麼？咱們的官職，焉能還在？我怕二位不懂，但是能夠知道賊的一點影兒，可是說出來為妙，要是知道不說，日後查出，可是罪上加罪。若要是至親至友，一家當戶，不怕就是親手足，親叔伯父子，若要先說出來，可免自己無禍。我怕你有一點不明白的地方，當時害怕，隱匿不說。若要拿住賊的時節，叫他拉扯出來，那時誰也救不了誰！」邢如虎說：「哥哥你可聽見了沒有？」如龍說：「我聽見了，這可怎麼好哪？」如虎說：「咱們說了罷，該怎樣，怎樣就載了。」蔣爺說：「這不對了嗎？你們二位要有什麼罪名，我與展老爺要教你們擔一點罪名，叫我不得善終，這你還不敢說麼？」二人一齊說道：「我們說將出來，這個罪名不小。實對你們二位大人說罷，這個人姓晏叫晏飛，外號叫竹影兒，又叫白菊花。」展爺說：「他是晏子托之子，陳州人，對與不對？」邢如龍說：「對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慢慢的說來。」邢如龍說：「這個人是我們師兄，我們師兄弟共是四個人，他是大爺。我二師兄，有個外號叫神彈子活張仙鄭天惠，陝西人。連我們哥倆共是四個。我們雖是師兄弟，與仇人一樣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不用先推乾淨，沒你們事情還不好麼？」邢如虎說：「不是我們推乾淨，提起來話就長了。我們師傅是鵝峰堡的人，姓紀叫紀強，外號人稱銀鬚鐵臂蒼龍。我有個師妹，叫紀賽花，一家就是三口。我們師傅收了他，把自己平生武藝一點沒剩教與他，他方肯養活我們師傅一家三口。我們師傅後來又收了我們三個，他不許師傅教給我們本事，怕我們學會了，壓下他去。我們師傅一生，就是耳軟，不敢教給我們本事了。若不聽他的言語，怕他不給銀子，一家三口難以度日。又皆因我們師傅雙目失明。我們有個師叔，是揚州人氏，外號人稱花刀紀彩。頭年來師傅家裡拜壽，見著我們三個徒弟，問我們學會了什麼本事，我們說任什麼不會，就囑咐我們好好的學本事。到第二年，又來拜壽，又問我們，仍是任什麼不會，皆因多吃了幾杯酒，與我們師傅鬧起來了。一賭氣，把我們三個人帶往揚州去了。我們三個人的本事，都是跟師叔練出來的。教我們二師兄暗器，打彈子。我們兩個人太笨，教給我打八卦電光錘，我們始終不會。這就是我們師兄弟是仇人的意思，這是已往從前的言語，該我們什麼罪名，求大人施恩。」蔣爺說：「你們休提罪名二字，兒作兒當，爺作爺當，何況是你們師兄，更不干你二人之事。」蔣爺又問：「這白菊花到底有什麼本事？」邢如龍說：「他的本事，可算無比。頭一件，有一口紫電寶劍，切金斷玉，兵刃削上就折；雙手會打鏢，百發百中；會水，海河湖江，在裡面能睜眼識物。」蔣爺說：「現在哪里居住？」邢如龍說：「在徐州府管轄，地名叫潞安山琵琶峪。山後有一湖，名曰飄沿湖。」蔣爺說：「只要有了他的准窩巢，就好辦了。」邢如龍說：「還有一件，若要拿他，至潞安山琵琶峪，找姓晏的不行。」蔣爺說：「改了姓了？」邢如龍說：「他早就改了姓了，他姓他外婆家那個姓，複姓尉遲，單名一個良字，就在琵琶峪裡，起造了一座莊戶，連莊客都是他自己招來的。人家也都不知他細底，都稱他叫尉遲大官人。都知道他上輩作官。他出去作一趟買賣，滿載而歸。他對人家說：山南海北，山東山西，全有他的大買賣，他去算帳去了，人就信以為實。他又拿著錢不當事，鄉下人見不得有點好，所有他們那些莊客，無不敬重他。要拿他時節，千萬別打草驚蛇。」蔣爺聽畢說：「那事我自自有主意。你們二位說出了他的住處行跡，還算一個頭功，跟著我們見相爺去。」邢家兄弟點頭。展爺、蔣爺、邢家弟兄，全到裡面見相爺。至書房，先叫包興回將進去。說：「請。」展、蔣、邢家弟兄到裡面，與相爺行禮。蔣爺將邢如龍說的話對相爺說了一遍。邢校尉過來，與相爺行禮請罪。包公擺手：「二校尉何罪之有，如今說出賊人的窩巢，本閣還要記你們二人大功一次。」二人謝過相爺，垂手在兩邊侍立。包公著派南俠、蔣爺，上潞安山捉拿賊寇，所帶什麼人，任他們自己挑選。蔣爺說：「回稟相爺，卑職帶定邢校尉、馮校尉，數名馬快班頭，討相爺一角公文，到那裡見機而作。」包公教二位護衛到外面自己挑選班頭。蔣、展二人答應一聲，四人出來，叫班頭韓節、杜順挑選了二名都是年輕力壯的差人。蔣爺又問韓節、杜順，開封所屬一廳二州四縣的班頭，可曾到來。韓節、杜順說：「回稟大人得知，自從大人吩咐衙役之後，他們一廳二州四縣，馬快班頭俱都到此處聽差。長班告訴他們，也無論遠近，他們自己與自己州縣送信。」蔣爺說：「這就是了。」仍回校尉所。

忽然見簾兒一啟，從外頭進來兩個人。蔣爺一看，是張龍、趙虎。原來趙虎貪功，他知道蔣爺奉相諭上潞安山，對張龍說：「三哥，你看見沒有，如今這官多少好作！先前盧、徐、蔣他們倒還鑽山扒樁，下河拿蛤蟆，這如今倒好啦，行刺的也作了官了。現在你我看守禦刑這些年，咱們這校尉就老了。如今他們新收了當差使的，這一趟又是好事，這一去焉有不把白菊花拿來的哪，這一拿住白菊花，所去之人準是加級記錄。」張三爺說：「人家本事比咱們強。」趙虎說：「咱們也不甚弱，見相爺討差，叫他們將就著點，咱們沾他們一個光兒罷。論拿呀，你我如何拿得住，總得是他們拿住，進京見相爺，遞折本時節不能說沒有咱們兩個人。」張三爺無奈，被趙虎拉著見相爺。趙虎討差，包公明鏡，知道他兩個人無能，又料著有展、蔣二位，絕不教他們吃苦。包公應允，故此二人出來，見四老爺回話。蔣爺見趙虎、張三爺進來，讓二位落座。趙虎隨說道：「相爺方才把我們兩個人叫進來，吩咐我二人，說你們拿白菊花人太少，把我們兩個人派出來，跟隨你們二位聽差。」蔣爺說：「此話當真？」老趙說：「誰還為這個撒謊。」蔣爺說：「我們的人足用，我見相爺問問去。」老趙一把將蔣爺揪住，說：「蔣爺不是那麼回事情，是我們自己討的差使。」蔣爺說：「這不結了。我這個人，一生怕人與我撒謊。」又見公孫先生托定一角公文進來，大家迎接先生，讓坐。先生說：「你們拿著這角公文，見徐州府知府。此人姓徐叫徐寬，是相爺門生，有什麼事他好去辦。」蔣爺把文書交給展爺，吩咐外面備馬。蔣爺、展爺、邢如龍、邢如虎、馮淵、張龍、趙虎，帶定從人，由馬號中備了幾匹馬，把大眾的東西紮在馬上，告訴那二名班頭自己領盤費銀兩，教他們與首縣祥符縣要馬去。王朝、馬漢送將出來，說：「你們幾位多辛苦罷，我們在京都耳聽好消息。」眾人一齊答言說：「托福！托福！」大眾上馬，往徐州府投文，拿白菊花。且聽下回分解。